



人民公社小故事

(一)

兰柯编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716.2 / 4441 ①

人民公社小故事

(一)

兰柯编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人民公社小故事

(一)

兰柯 编写

周远贵、张善平插图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1 $\frac{3}{4}$ 印张·23,000字

1959年12月第 1 版

1959年12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000

统一书号：T7106·491

定 价：(6) 0.16 元

目 录

全家紅.....	1
他哪里去了.....	5
老两口.....	8
刘光忠治土.....	11
送到展覽館去.....	13
青年开山队.....	16
独脚英雄.....	19
37次模范.....	22
活着的“向秀丽”.....	25
三姊妹.....	27
“四无塘”和倪素珍.....	30
老郭办食堂.....	33
“牛大爹”.....	36
曹媽媽喂猪.....	39
好医生.....	41
一个妇产院的故事.....	43
一个敬老院的故事.....	46
府河上的新事.....	48

全家紅

枣阳县梁集人民公社，有一位五十三岁的妇女，名叫惠守清，是个共产党员。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，全家个个思想进步，劳动积极，工作模范。群众称赞她一家是全家紅。

惠媽媽全家十一口人：她老两口，四个儿子，两个媳妇，一个姑娘，两个孙儿。她是模范干部；老头孙长宝是模范饲养员；大儿子孙发仁，也是个共产党员，是模范队长；大媳妇惠修英，是模范妇女队长；二儿子孙发章，是模范技工；二媳妇刘清荣，是“花木兰”小队的生产能手；三儿子孙发理，是共青团员，也是个好生产队长；小儿子、姑娘都是生产模范；連两个小孙孙，在学校也被评为三好学生。她全家十一口人，几年来一共得了133次奖励。

平常，她的家庭会，也就是干部会。惠媽媽常向儿女們說：“咱家又有党员，又有团员，又有干

部，又有生产模范，一定要听党的話，听毛主席的話，应当成为模范家庭。”真是这样，在她的家里，什么问题都解决得很好，有表揚，也有批評，一有事情，就民主商量解决。惠媽媽总是遵照着党的教导处理家务問題。

有一回，老头子鬧思想問題了，那还是公社成立以前的事。大儿子从軍隊退伍回来，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負了伤，回来后一时沒領到殘廢金，儿子倒不在乎，老头子却天天說怪話，躺在床上睡大覺。惠媽媽知道老头的思想不对头，就耐心地坐在床边，輕一句重一句帮助他。她說：“你沒有想想，过去过的是什麼日子，国民党龟孙抓你壯丁，把你身上打的青一块，紫一块，逼着咱家卖房卖地，全家七口人无吃无穿，誰可怜过咱！共产党来了，翻了身，不愁吃不愁穿，銀行还存了錢，你眼里就沒看到这一点，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痛，为了几个錢，就躺在床上漚气，不嫌害臊！”她的話，打动了老头的心，从这以后，他的思想大大轉变了。

一家人，总是会有各种各样家务事的，何况她家里人口又多，有的进步快，有的进步慢，有的脾气好，有的个性強……。惠媽媽的家里，也常鬧問題，不过，她总是从提高思想認識来解决问题，每

一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好。有一回，因为家里的收入和开支问题，两个媳妇闹起别扭来了，她立时就把全家人找到一起，清算收入和开支账目，订出勤俭持家计划。账目公布了，计划订出来了，各人都作了检讨，相互间的意见也消除了。她常劝大家，眼光要看远一点，要互相帮助，爱社如家，要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。这样时间长了，全家人都养成了一种好习惯，不论什么事情，都先把工作、生产放到前边，把公社的事和群众的事看成第一。比如有一次，天大黑了，忽然接到电话通知，说马上有大风雨。她立即把全家人喊过来，一边分头叫人，一边



先到地里搶收小麦，救出了全部麦子。象这样的事例，在惠媽媽家里是多得很的。

惠媽媽这个全家紅家庭，在群众中已經发生了很大的影响，鼓励了先进，教育了后进。在她这个小队里，31戶人家，有12戶学习惠媽媽也变成了全家紅。連过去一向落后的妇女申家英，在惠媽媽的帮助下，也轉变成积极分子了。她为了感謝惠媽媽，还編了一首顺口溜：

学习惠媽媽，戶戶变了样。

人人勤劳动，沒有懶婆娘。

个个会理家，戴上光荣花。

他哪里去了

云梦县隔蒲人民公社詹桥生产队，有个共青团员叫詹启民，有天深夜，他突然“失踪”了。他到哪里去了呢？当时可把人们急坏了。

那正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，人们欢天喜地，干劲冲天，正在大闹春耕。有天夜晚，生产队开会研究春耕工作，詹启民是共青团员，又是技术队长，当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。

詹启民的母亲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，一辈子受苦受罪，少吃没穿。解放后，翻了身，生活大大变了样，他对新社会特别感到亲切，尤其是从成立人民公社以后，吃穿不愁，更是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恩情。这几天，她看到儿子媳妇天天开会、生产，心里说不尽的高兴，就悄悄买了两斤肉，炖在炉子上，想着等晚上儿子开会回来，全家好吃上一餐。可是，她等了又等，半夜过了，还不見儿子回来。她实在等的不耐烦了，就提起灯笼去找詹启民。

她来到生产队会议室門口，灯笼一照，門早关了，上边还挂着鎖，显然会早开完了。但是儿子为什么沒回去呢，她心里开始发慌起来。她問遍干部，都說散会后启民就回家去了。全村找遍了，还是没有詹启民的影子。这时，大家泛起了种种心思：作母亲的，是了解自己儿子的，她反复想着，儿子現在再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心事了，他不会走上可怕的道路；詹启民的爱人張水芝，也是个共青团員，又是个生产模范，她和启民的感情很好，更能体察启民的心情，知道他不会去做坏事；党团干部們，那是不用說了，誰都了解詹启民思想进步，是个好干部。但是，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？最后大家忽然想起来，近几天，詹启民和湖南村青年队长張金田发起竞赛，說不定是到他那里去了。說罢，大家举着火把，到湖南村去找他。

夜深了，大伙儿心里十分焦急，一声不吭地走着，突然，从寂靜的田畝里傳來呼哧呼哧的声音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难道有人在耕田嗎？大家好奇地向有声音的地方走过去，可不是嗎，火光照亮了黑油油的剛翻过来的泥土，耕地的人正是詹启民。

大家看到詹启民，一时都激动的說不出話来，不約而同地喊道：“詹启民，你原来在这里！”这声



音，充滿着說不出的尊敬、感動和關懷，它把同志、母子、夫妻間最崇高的感情，完全溶化在一起了。

詹啟民看見幹部、母親、愛人來找他，心裡說不盡的感動，大聲說道：“我要以沖天的干劲，努力工作，積極生產，來報答黨和毛主席建立人民公社的恩情！”

春天的早晨來臨了。初升太陽的光芒，照耀着大地，照耀着滿山遍野樂融融的人們。

老 两 口

枣阳县太平公社有一对老两口，男的叫張儒均，女的叫周明华。老两口子都是有名的生产模范。

这一对老夫妻，公社化以前都是乡干部，成立公社后，两人又都是生产队的干部。在家里，老夫老妻相来相爱，一到田里，就挑战应战，是两个“对头”。他們一直唱了几年“对台戏”了。

去年，两人都办了棉花試驗田，不用說，两口子又是竞赛的对头。一天，在群众大会上，周明华向老伴貼出了一張大字报，上边写着：

学老头，赶老头，

要把老头赶的栽跟斗。

老头一看，心里可火了，但是他想：別先說嘴，以后看結果，我总輸不了你“妇联”。他打定了主意，要实干巧干。

有天夜里，周明华正睡的香甜，忽然一翻身，怎么老头不見了？他心里清楚，老家伙一定到田里去

了，于是一骨碌跳下床来就往田里跑。跑到田里一看，不是他又是誰？老头正趁着月亮光整棉花枝呢。周明华看見老头那样，心里又是疼又是急，二话不說，拉住老头回了家。

誰知道，周明华的心里也早打好了算盘。她“強迫”老头睡下后，自己却悄悄地溜到地里去了，也来了个“空城計”。

他們老两口，这样一来一去，挑战应战，可把



作儿子的难为坏了。儿子是个生产队长，一时替父亲担心，一时又为母亲着急，看着父亲要输了，就悄悄帮父亲的忙，看到母亲情况不好，又反轉来帮助母亲。一家人，又这样“战斗”了一年。到收棉花时，經過驗收，两人打了个平手，不分勝負。当然，老两口誰都不会服气，又提出条件下回再战，可是儿子的心里倒是怪如意的。

刘光忠治土

枣阳县七方岗人民公社，大部分地区都是岗地，土浅质硬，死不长庄稼。过去群众有句俗话形容这个地方，说：

天晴一把刀，下雨一团糟，

天旱裂着嘴，下雨流黄水。

在这地方，要想不断增产，就非得深翻深挖、彻底改良土壤不可。1958年，人民公社建立以后，这种彻底改良土壤的条件从各方面来说，都更具备了。在县委统一部署下，七方岗的群众，展开了轟轟烈烈的治土运动，千军万马，向岗地开了火。七方岗上到处飘扬着战斗的红旗。

在这一场激烈的战斗中，涌现出了多少英雄人物啊！这里说的刘光忠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刘光忠，是七方岗大队的队长，共产党员。他在这场斗争中，充分表现了不屈不挠，不怕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。新的事物，一开始总是会有人怀疑

的，尤其是那些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，更是多方刁難。當黨一提出進行深翻運動時，他們就指手劃腳，說長道短。有人說這是“發了瘋”、“入了迷”。有人說這是“老馱子拉斷繩套，空跑！”富裕中農王三狗，說的更俏皮，他說：“你們深挖能增產，明年我不要口糧，餓死去毬！”可是，劉光忠挺身而出，他說：“共產黨員，共青團員跟我走！”當時就立即有七個黨團員和他站在一起。他們組織了深翻土地突擊隊，開上了前綫。他們的隊伍第二天就擴大到二十二人。他們日夜苦幹，手磨出血泡，用布包起來挖，並逐步改進了技術，提高了工效。他們以實際行動教育了群眾，把治土運動推向了高潮。

通過深翻結合平整土地，七方崗大大變了樣，黑油油的土地一望無邊。過去“天干裂着嘴，下雨流黃水”的年代是一去不復返了。群眾在平坦的土地上勞動，都興高采烈的說：這是又一次“土改”。

一年前，縣拖拉機站的拖拉機手們，一聽說到七方崗耕地，就想到那里的土質硬，地塊小，難耕；可是現在，拖拉機可以無憂無慮的在廣闊的土地上奔馳，拖拉機手們，也是個個喜笑顏開了。

哭喪着臉的，只有富裕中農王三狗，他不能不在事實面前認輸。

送到展覽館去

云梦县隔蒲人民公社和平生产队，有一个贫农叫郑洪发，他向公社展覽館送去了一件奇怪的礼品——地桩。

这个两尺多长的杉木地桩，用桐油油得閃閃发亮，上边清楚地写着土地的主人姓名、地段座落、四至田界、埋栽年月，等等。郑洪发为什么把地桩送到展覽館去呢？說起来，話却很长。

郑洪发一家八口人，解放前无土无地，全靠帮地主做活过日子。后来，哥哥被日本鬼子杀死了，生活更是无着，他們一家人是多么希望能有一块土地啊！解放了，他希望得到土地的愿望实现了，土地改革时分給他家一石七斗田，从此生活得到了保障。可是，他家大口闊，劳动力少，对未来的生活，还是有許多忧虑。他暗暗把希望寄托在他的一石七十田上。他想，土地就是他全家的命根子，一定得保住它。这样，他就在一个深夜里，把这个地桩悄